

WATCH & JEWELLERY

Science-fiction designs on wrist

1969年，人類首度登陸月球，進一步探索太空。在前前後後的5、60年代到7、80年代，無論電影、電視以至小說作品，無不披上濃厚的科幻色彩。那時候誰會想到，一個個來自想像世界的片段，會成為這個世紀好些製錶單位的靈感之源？事實上，形形色色、洋溢着實驗味道的時計作品，更在前衛的外殼裏面，蘊藏着創作人對業界發展的心願。

十數年間，鐘錶界湧現了一枚又一枚外形奇異，設計介乎懷舊與未來風格之間的腕錶。這些作品的幕後主腦，不少都來自獨立製錶單位。1998年，獨立製錶人 Vianney Halter 發表了一枚萬年曆 Antiqua，當中設有3個大小各異的錶盤，分別顯示時分、星期、月份和閏年，還有1個小小的日期視窗。幾個錶盤甚至延伸到錶殼外面，令本來圓形的外殼，都顯得不規則起來。2003年，獨立製錶品牌 Urwerk 推出了流線形錶款 UR103，以新穎的衛星顯示系統代替指針去顯示時分。當時間來到2009年，獨立製錶

單位 MB&F (Maximilian Büsser & Friends) 又在兩大錶展舉行期間，分別在日內瓦和 Basel 場館內，展示新作 HM3。創辦人兼主理作品概念的 Maximilian Büsser 表示，從美國的電視節目《Star Trek》到英國的《Thunderbirds》，都啟發了他的創作意念。

裝載夢想的太空船

HM3 早在去年年末問世，是 Büsser、Eric Giroud、Jean-Marc Wiederrecht 等數十名獨立個體攜手合作而成的創意實踐，由 Büsser 提出構想，並由 Giroud 負責設計、

Wiederrecht 負責發展機芯。它擁有別樣的造型，一邊是日期顯示，並在錶面上展示擺陀設計，一邊則備有2個錐體，一個為小時連日/夜顯示，另一個則是分鐘顯示。3D的造型，令這個作品看起來儼如一艘腕上的太空船。



MB&F 創辦人 Maximilian Büsser

原來，這樣的作品於某程度上扮演着一面鏡子，反映了 Büsser 的童年生活和當年夢想：「我是家中的獨生子呢。獨個兒時，最愛發夢。大約是6-12歲的時候吧，看過美國電視節目《Star Trek》和英國電視節目《Thunderbirds》，便想過成為太空船的駕駛者。那是個人其中一段最具想像力的成長階段，所以便抽取部分並放到作品中。」

在構思的過程中，當然也涉及 Büsser 接觸腕錶的經驗。這位修讀微型技術工程的男子，90年代加入 Jaeger-LeCoultre，接着跳槽到 Harry Winston，繼而在2005年自立門戶，成立一個召集各方朋友、共同進行概念性項目、當中結合微型機械工程與藝術的實驗單位 MB&F。不難想像，在行內擁有深厚資歷的他，決定放棄大品牌的高薪厚職，另起爐灶，自是別有懷抱，要進行有別於傳統製錶業慣例的工程。HM3 不但是 Büsser 孩提時代的夢想的載體，更是他看準了傳統錶款的一貫樣式而作出的變革：「許多時候，佩戴者須把腕錶除下來，才能通過背面欣賞到機芯的模樣。所以早於4年前，便想創造一個把機芯連上弦系統都設於正面的錶款。」

雖然它以 Büsser 的個人喜好為靈感，然而要把天馬行空的想像化為事實，自然涉及各個單位對不同細節的考量。「我們把擺陀的一邊造得較薄較輕，另一邊則造得較厚較





HM3備有2個版本。Starcruiser (上)的錶冠設於上方，以左面的錐體為小時顯示，右面的錐體為分鐘顯示。Sidewinder (下)的錶冠設於側面，以上面的錐體為分鐘顯示，下面的錐體為小時顯示。



設於HM3上的小時連日/夜顯示。2個錐體的頂部和弧形的藍寶石視窗以焊接的手法結合在一起，為的是達致最理想的防水效果。



Busser和創作HM3的朋友們，當中包括了負責機芯設計的Jean-Marc Wiederrecht (左起第3行第3個)。

重，這樣才有助擺動。另外，我們採用了一個高科技陶瓷軸承系統，把動力傳送到2個錐體。這是一個較有效、較節省動力的做法，研發過程耗時6個月。錶殼的立體構造亦是十分複雜的，因為要把藍寶石造成2個錐體上的弧形視窗，兼確保它的防水功能。」統統都是製作傳統錶款不會遇上的挑戰。

當然，即使腕錶的設計再奇異、結構再複雜都好，要是不夠可靠，到底也只會成為「雲眼嬌」。所以這位業界的資深人物，還是以可靠性為創作的終極考量：「這是由瑞士最好的藝術家集體協作而成的東西，當中選用了可靠的部件。HM3裝載的，是以10年來都表現可靠的機芯——GP的機芯改裝而成。我們以當中的上弦和調節系統為基礎，再在其餘的結構上加入自家創意。」說是瑞士最好的藝術家，原來不乏理據支持。例如Wiederrecht就曾於2007年日內瓦鐘錶大獎中，成為最佳製錶師的得主。

自問世以來，HM3一方面吸引了不少腕錶愛好者的注目，另一方面，也惹來“over”的評論。對此Büsser處之泰然：「我

所主理的是一個小小的單位，只製作少量的錶，這樣才夠獨特。如果一天它成了主流，我會遺憾。」奇幻的外表背後，原來不乏參與單位建構自家理想鐘錶國度的宏願。事實上，作品能夠得到一些腕錶愛好者的青睞，多少也象徵了他們對獨特時計的嚮往了。

思索時間哲學的狼蛛

在Basel場館內，還會找到Urwerk就UR103而設的變奏版本——UR103T。

UR103首度面世時，便憑着流麗的線條，加上旋轉式衛星小時裝置，給人「腕上的小型飛行物體」的印象。其後，變奏錶款相繼登場，當中包括去年推出的UR103 Hexagon。這個以鉑金打造而成的作品，披着一層黑色外衣，並換上六角形衛星小時裝置，因而流露出別樣的未來氣息。當時，設計師Martin Frei分享說：「我是個科幻小說的愛好者，因為那是個結合科學、技術及想像藝術的領域，可成就一個全新的世界。」於是，他把這樣的視野投射到腕錶上，建構出新一代時計的模樣。以UR103 Hexag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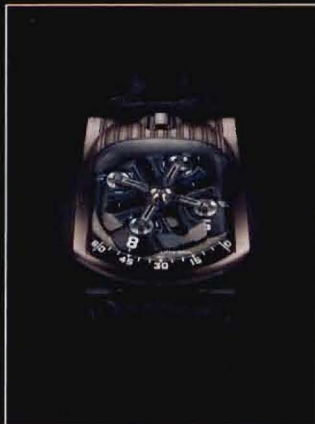
為例，那層黑色保護層，含蓄地閃着鉑金的光輝，原是以PE-CVD技術造成的。要把本來圓形的衛星小時裝置改為六角造型，同樣涉及機芯結構上的計算和變動。所以任何一個變化，都須配以設計師和製錶師的創意和實驗精神。

新作UR103T的“T”字，原是“Tarantula”（科幻電影主角——巨型的狼蛛）的意思，開宗名義通過這隻龐然大物的形象去煥發力量的想像。用來驅動衛星小時裝置的十字形支架，經改造後，成了蜘蛛爪狀。如是者，當衛星小時轉盤在分鐘刻度上滑行之時，只有當下的小時數字呈現眼前，之前和之後的則被遮掩，不但更為清晰易讀，而且還想演繹出「聚焦當下」的意涵。

Frei於品牌網頁裏說明個人的創作原則：「美麗的設計須具原創性、直接，以及表現出製作熱情。那該是深思熟慮下的產物，具功能性，兼神秘、有魔力。」科學最終是一門哲學；時計的價值，除了分秒不差地計算時間，有可能讓佩戴者反思時間的哲學？



UR103以十字形支架去驅動衛星小時轉盤。新作UR103T則以蜘蛛爪狀的支架取而代之，為的是更清晰地顯示小時數字。



UR103T備有精鋼錶殼，上面設有AlTiN（氮化鋁鈦）塗層，因而披上一身神秘的色調，型格之餘，更與狼蛛烏黑的調子相呼應。



Urwerk製錶師Felix Baumgartner



Urwerk設計師Martin Frei